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10月8日 (第17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美中应结束“以牙还牙”的贸易战

美中之间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可能会对两国经济和重要的美中地缘政治关系造成持久的损害。结束针锋相对的关税将给双方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并改善谈判氛围。

兰德公司：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

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但也是最不被了解的因素。如果不重视战斗意志，美军及其盟友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美关系

美专家：美需说服中国继续对朝鲜进行经济施压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 10 月 2 日登载该智库朝鲜问题专家斯科特·斯奈德 (Scott A. Snyder) 的文章称，美朝新加坡峰会最引人注目的意外结果是令中朝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活力，因此，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以及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同时，说服中国在经济方面继续对朝鲜施压。

中国重拾地缘政治利益高于无核化的政策将带来负面结果。首先，中国将朝鲜视作关键战略盟友能缓解朝鲜在无核化方面面临的压力，且可能与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相互之间产生不良影响；其次，韩国总统文在寅渴望恢复韩朝经济关系，这依赖于朝鲜对无核化的切实承诺，而中国对朝政策的调整可能引发中韩为在朝获得经济影响力而展开竞争；最后，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会对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此，美国有必要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无核化进程中发挥一定（并非主导）作用。中国应该牢记，如果自己被看作是朝鲜无核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那么在美朝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以及朝鲜主权面临风险的背景下，中国的政策将会瘫痪。

美国应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倡议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载文称，中美正在为塑造 21 世纪的进程而展开竞争，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攻势来实现自己的愿景，最新的攻势便是集经济、外交、军事和信息工具为一体的“一带

一路”倡议。美国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目前缺乏连贯、有力的回应。由于许多国家欢迎来自任何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即便有附加条件），并且他们认为除与中国合作之外，很少有其他可靠的替代方案，因此美国若是直接提出反对，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应当与盟国和伙伴国一道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寻求塑造“一带一路”战略，在必要时参与竞争，最重要的是，共同推进积极的经济愿景。相关措施应包括以下关键要素：

其一，提出令人信服的国际发展、贸易和投资议程。美国应立即在环印度洋地区和欧亚大陆举办一系列论坛，展示美国将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优质的发展合作。其二，协调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美、日、澳、印、法、英应根据自身的经济与军事价值，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三，扩大数字化营销。美国应与日欧合作，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支持下，建立数字发展基金。其四，准备好利用“一带一路”的“幻灭时刻”。美国务院应关注开展了“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新闻、社交媒体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报告进行情绪方面的分析，追踪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的失望情绪。

彭斯的演讲到底说给谁听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0 月 4 日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Ryan Hass）的文章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当天针对中国的演讲主要有三类听众：国内民众、地区国家以及全球伙伴。其中，重点目标受众是美国人民，演讲的目的显然是为塑造对华敌对态度奠定基础，并为特朗普对中国干涉美国选举进程的指责进行辩护。

国内听众方面：彭斯罗列了中国影响美国公共话语的例子，想借此来使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还向美国企业发出严厉警告，敦促他们不要协助中国的压迫行为。在干预选举的问题上，彭斯试图将公众的监督目光从俄罗斯转向中国。

地区国家和全球伙伴方面：彭斯试图寻求国际支援与美国一道对抗中国。他指责中国利用“债务陷阱外交”来扩大影响力。他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美国繁荣强大、意志坚定，中国则是一个重大威胁，各国应该与美国站在统一阵线。

中国：尽管彭斯的演讲不乏华丽辞藻，表示美国有兴趣与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但许多中国人可能会以负面视角来看待这一演讲，可能会认为演讲传达了特朗普政府决意要遏制中国崛起，且将对中国的治理体系施加压力的信号。

总的来说，彭斯明确指出了中国一些无法令人接受的行为，但若他能紧贴事实，那么会更具说服力。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彭斯的演讲并非为了寻求突破或缓和紧张局势，而是表明在中国接受双边关系之前，美国会不断对其增加压力。这也显示出白宫认为在短期内降级贸易问题是不现实且不可取的。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可能将变得更为波动。

美专家：美中应结束“以牙还牙”的贸易战

美中之间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可能会对两国经济和重要的美中地缘政治关系造成持久的损害。结束针锋相对的关税将给双方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并改善谈判氛围。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0 月 5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杜大伟 (David Dollar) 和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皮特·佩特里 (Peter A.

Petri) 的文章称, 以牙还牙的美中贸易战只会持续破坏两国经济和中美关系, 因此双方应当结束互征关税。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政府正聚焦于给其带来最多贸易问题的国家——中国。在中国对抗的过程中, 特朗普赢得了政策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担心中国在军事上过于强硬、在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藐视全球准则。但特朗普对中国的要求五花八门, 先是要求中国减少双边贸易顺差, 而后又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 2025”计划, 现在又要求中国取消对共和党选民不利的关税。他在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关于核不扩散的讲话时还指控中国干预美选举。副总统彭斯最近用更严厉的措辞放大了这一指控, 他差点就要求完全停止与中国接触了。

停止接触还为时过早, 而且很危险。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更明确的目标、更现实的方法和更好的实现目标的策略。条件反射般针锋相对的关税升级如今被证明是无效的, 可能会对两国经济和重要的中美地缘政治关系造成持久的损害。

美中之间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而美国在不同时期强调不同问题让中国谈判代表感到困惑。首先是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特朗普将之看得很重, 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总体经常账户盈余在 2018 年降至 GDP 的 1% 左右。中国与许多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存在贸易逆差, 而与美国等进口中国制成品的发达经济体则存在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 向中国出售更多产品, 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将减少中国的双边顺差, 但随后美国可能会减少向其他国家出售这些产品, 导致与这些国家的双边逆差增加。也就是说, 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有很多市场准入限制, 其中一些是传统的保护主义措施。在许多行业, 中国限制外商直接

投资，通常是要求外国公司成为合资企业的少数股东。这种投资保护主义使得外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并导致它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最终将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但中国现在表现出减少汽车和金融服务等行业限制的意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华盛顿有望在谈判中取得真正进展的领域。

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即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技术竞争。在全球范围内，美中两国在研发上的投入最多，在开发新技术方面自然会展开竞争。只要竞争环境是公平的，竞争就是健康的，美中都有可能取得突破。尽管创新者会获得一些好处，但技术扩散的本质是大部分好处会扩散到全世界。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华盛顿一些人呼吁美国停止与中国接触。他们认为公平竞争是不可能的，两国未来很可能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首先，如果美国采取试图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美国的盟友不会追随美国；其次，孤立的中国为实现经济和技术上的平等，将有更强的动机采取不公平的做法。

美中两国实施关税既不能改变市场扭曲，也不能防止衰落行业的重大调整。相反，它们会导致混乱、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增加。而这似乎就是美中贸易战的发展方向。美中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大型经济体，对彼此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惩罚性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从短期来看，这些关税只会略微减少彼此经济的增长，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退让。

美国显然有信心威胁中国，因为中国输美产品比美国输华产品多。但这种不对称是种错觉。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两国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关系以及美中两军在西太平洋的关系。在这些地区，相互损害的可能性更高。与此同时，快速的报复性措施几乎结束了有意义的谈判。

针锋相对、适得其反的关税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避

免无效的关税升级不是投降，而是明智的政策，是实现目标（停止接触或谈判）的第一步。结束针锋相对的关税将给双方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并改善谈判氛围。即使如今前景黯淡，但美中之间仍有可能达成富有成效的协议。

美国外交

特朗普政府削弱了 WTO 的作用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期载文称，二战后，美国带领成立了三大主要经济机构，这三大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作用尤为突出。然而，尽管目前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战后任何时期，但 WTO 面临的威胁正在增加，最主要的威胁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攻击，它试图破坏 WTO 的规则与精神。

其中，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DSM）面临着最直接的威胁。听取上诉需要至少三名仲裁法官，但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阻挠所有被提名者来接替任期即将到期的法官。如果仲裁法官未达到法定人数，上诉案件就无法被听取，一些违反 WTO 规则的国家可能会逃过惩罚。WTO 框架面临的另一重大威胁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家安全条款来支持其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歧视性关税的正当性。显然，美国并未遭遇来自加拿大或日本等盟国的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这意味着其关税肯定违反了 WTO 的规则与精神。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报复性行为还会令情况变得更加危险。

任何破坏国际贸易的行为必定会让每一个人都要承担高昂的代价，包括构成特朗普政治基础的工人阶级。国际社会必须及时抵抗特朗普，并重申多边体系的开放性原则。

美国的施压难以促成“新伊核协议”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载文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最终与伊朗达成协议或大幅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核项目以及地区行为，但对伊朗施加过多的压力只会让美国离目标渐行渐远。

特朗普为实现其目标，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向伊朗施压促其重回谈判桌。关于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众说纷纭，但观察者们也许缺乏远见，提出的建议南辕北辙。

比如，有人认为美国不仅要加强对伊朗的施压，还要对付不愿合作的欧洲盟友。但这不仅会加深美国与亲密盟友间的隔阂，还会把这些盟友推向美国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和中国。与之类似，一些人认为美国应主动去阻碍若干正在被实施的关键条款，如制裁任何通过联合国批准采购渠道向伊朗提供核技术的公司或银行。但是，这条渠道能帮助美国控制和监督伊朗的采购活动，制裁行为会导致它的崩溃。同样，一些人呼吁停止重新设计阿拉克重水反应堆。但如果国际合作伙伴撤离那些设施，留下不完整的建筑，只会刺激伊朗把它们转换回过去的设计。

总之，这些建议难以帮助美国迫使伊朗削减核项目，相反，可能会让伊朗找到扩大核项目的借口，分化美国与其最重要盟友的关系，最终增加冲突的风险。这些建议与美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特朗普“开空头支票”引各国领导人嘲笑

美国 Politico 政治新闻网载文称，特朗普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令各国领导人不禁发笑——特朗普正在制定无法实现的外交目标。

国务卿蓬佩奥曾宣称特朗普想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随后

特朗普却拒绝了鲁哈尼伸出的橄榄枝，但同时他又特别表示鲁哈尼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特朗普一面赞美主权，承诺“美国不会告诉你应该如何生活、工作或祷告”，一面又威胁要制裁那些选择与伊朗合作的国家。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特朗普的对话提议只是空头支票。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或至少是那些与他形影不离的强硬派顾问，正试图改变美国评估外交及其他国家安全工具在国内政治中合法性的方式。如果没有人反击他们的行为，那么即使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这些强硬派顾问也会增加达成协议的难度，并且令冲突更易发生。他们利用外交来掩盖其好斗性，且在党派分歧严重的情况下，象征性地对宪法合法性表示认同。

如果华盛顿的党派失信行为不改变，美国将无法也不应该长期维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世界却不会停止转动。美国将继续面临真正的国家安全挑战，并且应该一直为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美学者：2025 年美国面对的将是怎样的世界？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0 月 2 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文章称，目前的世界秩序并非自由的秩序，到 2025 年也依然如此。

到 2025 年，美国依旧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其领先优势会减弱，中国将成为第二强国（且在某些方面会超过美国）。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主要聚焦于对抗中国，拖延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取得先机，阻止中国在亚洲占据支配性地位。正如现实主义者十几年来所警告的那样，美中间出现的对抗将成为至少未来十年内国际政治最重要的特征。

这意味着即使中国试图将美国挤出该地区，美国也将保留、加深甚至若可能的话扩大在亚洲的盟友关系。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并非易事，因为美国的亚洲盟友想要维系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关系，且一些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够和谐。

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将日渐式微。俄罗斯有限的经济和人口规模不会对欧洲造成太大威胁，但美国也解决不了欧洲的真正困难，因此欧洲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有求于美国。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越发专注于亚洲事务，欧洲与北约的重要性将下降。而欧洲国家也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且需花很多时间解决内部问题。

中东方面，乱成一锅的局势还将持续多年。没有哪个国家足以“支配”中东。美国可能会重新采取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策——中东的石油仍对美国具有战略利益，美国仍对不同国家做出安全承诺，但会将军事存在降至最低限度。

兰德公司：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

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但也是最不被了解的因素。如果不重视战斗意志，美军及其盟友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美国兰德公司近期发布报告称，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如果不重视战斗意志，美军及其盟友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报告摘要如下：

战斗意志可能是战争中最重要因素。通常美军接受这一假设：战争是对立、独立的人类意志之间的竞争。使用武力的目的是击垮对手的意志，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个基本概念没有很好地融入实践。

本研究发现，战斗意志是战争中最不被了解的因素。战斗意

志没有公认的定义。本报告将国家的战斗意志定义为：即使在成功的可能性降低或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牺牲的必要性增加时，一国政府为实现某些目标开展持续的军事和其他行动的决心。战斗意志对于分析整体战斗力至关重要。

报告主要提出了五点假设，并围绕这几点假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个假设涉及在国家战斗意志模型中确定的因素。报告认为，一个有更多有利因素（例如筹码高、凝聚力强、民众支持率高）的国家应该有更强的战斗意志，因此获胜的几率也更高。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但获胜几率增高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胜。此外，在冲突过程中，一国的战斗意志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二个假设涉及政治背景，包括政府类型和国家认同。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动荡的民主国家或同时具有民主和专制特征的国家相比，强大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能够（通过截然不同的手段）更好地维持作战意愿。研究发现，国家认同几乎渗透到战斗意志的每一个方面，但如果不深入研究复杂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肤浅的刻板印象，那么就很难分析国家认同。

第三个假设涉及模型的经济变量。研究表明，经济因素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联盟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上。换言之，一个国家对其盟友的经济依赖和从盟友处获得的支持往往比对手施加的经济压力更加重要。因此，除非对手真正被孤立，各国政府应该保持警惕，防止高估自己通过经济压力削弱对手战斗意志的能力。

第四个假设涉及两个机制：互动机制以及灌输和信息传递机制。也许这是陆军领导和其他政府官员最感兴趣的。本研究发现，有效地使用这两个机制可以极大地影响战斗意志，提高获胜的几率。通过研究一些案例得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这两个机制在冲突开始之前最为有效。

第五个假设涉及两个军事变量：能力和伤亡（即消耗）。研

究发现，当战斗意志不相上下时，更强的军事能力和给对手造成更大的伤亡能带来胜利或者至少是僵局。不过，研究还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员的伤亡能进一步激发对手的战斗意志，而不是削弱其意志，譬如一战时期的法国和二战时期的苏联。

为了让领导者深入了解如何影响盟友和对手的国家战斗意志，更好地应对危机，为未来潜在冲突做好准备，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鉴于全世界出现了重大的国际安全威胁，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西部边境附近，美国陆军高层和其他领导人应该对潜在的战时盟友和对手的国家意志进行评估。第二，如果领导人希望将战斗意志因素纳入将来的分析，他们需要更新战略指导文件和军事理论。第三，美国陆军高层和其他领导人应将战斗意志因素纳入国际互动中，包括高层政治讨论、多国军事演习和战术训练活动。第四，陆军可以协助指导美国政府提高信息空间作战效率，帮助其了解和影响其他国家的灌输和信息传递工作。

总之，国家战斗意志不是一个新概念，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在 2000 多年前就谈到过，但这一概念已被埋没太久。当美国官员考虑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等国家的威胁时，当然会关注军事能力，将战斗意志纳入实际或潜在冲突的分析的确会增加战略讨论和规划的复杂性、主观性和分歧，但同时也将提升严谨性和实用性。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并非奥巴马或特朗普

《今日美国报》网站登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坦纳（Michael D. Tanner）的文章称，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失业

率下降，特朗普和奥巴马正在为这是谁的功劳而争吵，但事实，二人都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特朗普接手的美国经济在经历漫长衰退后，正处于反弹过程中。因此，人们很难将经济发展趋势与他的政策成果割裂分开来。奥巴马称经济衰退在他的任期内结束，经济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开始增长，这也不假。当然，奥巴马上任时正值经济大衰退最糟糕的时刻，所以经济和就业增长是意料之中的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增税、繁重的监管以及奥巴马反商业的形象减缓了经济复苏。此外，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从2016年第二季度的2.3%降至第四季度的1.8%。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9%，今年可能会超过3%。不过，特朗普的许多举措（如减税和减少监管）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企业。且特朗普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可能抵消减税和减少监管等措施节省下来的成本。

特朗普和奥巴马都否认另一方的功劳，两人似乎认为总统及其政府是美国经济的引擎。但他们都错了，包括工人、企业家和投资者在内的美国人民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功臣。显然，政府的政策的确有影响，好的政策能够激励投资和创新，但没有哪位总统能够控制3250万生产商和消费者的个人选择。总统能为经济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让美国人民自己来创新和生产。

美媒：特朗普本人才是其政府中的抵抗者

Politico网站10月4日载文称，特朗普本人才是特朗普政府中的抵抗者（resistance），他的一根手指做出的抵抗比所有民主党自由派和抗议者加起来还要多。

在不对抗自由派的时候，特朗普对抗他理应掌控的共和党建

制派。他们要求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他密谋减少制裁；他们想要自由贸易，他征收惩罚性关税；他们支持北约，他称其过时，并努力削弱它；他们希望“改革”移民政策，他执意要驱逐移民，减少难民数量，禁止穆斯林入境，还要建墙；他们想要美军留在阿富汗和叙利亚，他想要撤出美军。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在努力证明政府的管理者是自己而非他任命的官员。

特朗普反对政治现状和建制派，将美国情报机构比作“纳粹”，称自己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愚蠢至极”。特朗普在暗处对抗他的手下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才是真正的抵抗者。

卡瓦诺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获得通过

当地时间 10 月 6 日下午，美国参议院以 50: 48 的投票结果确认了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在投票前不久，特朗普说卡瓦诺“将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我认为他会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唯一反对提名的共和党人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她最终退出了最后的计票，但此举并没有影响投票的总体结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这次提名是“参议院历史上最悲伤的时刻之一”，“共和党人进行了参议院历史上最不透明、最不公平、最不公道的程序之一，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国会山报》网站评论称，卡瓦诺提名获得通过的受益者包括特朗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及共和党籍参议员，还包括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因为共和党人若想保住众议院多数，就必须守住 2016 年选举中希拉里拿下地区中的 25 个共和党议席，而

其中一些州的选民支持堕胎权利（卡瓦诺反对堕胎权）。

除了缺人，美国国务院还缺“多样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推动几十位驻外大使的任命，以填补美国国务院的空缺职位。但美国一些前外交官认为特朗普的名单存在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被任命者都是白人。

《外交政策》杂志的一项分析指出，特朗普上任以来提名的119位大使中，91.6%（109位）是白人，73.9%（88位）是男性。到目前为止，女大使占26%，比小布什政府高2个百分点，但比奥巴马政府低7个百分点。从克林顿政府开始，每届政府中女大使的比例一直在增加，这一趋势如今被逆转。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所有被确认的美国大使（包括在特朗普上任前被任命并依然在任的大使）中，37%是女性，18%是少数族裔。显然，特朗普所提名的大使中，这两类所占的比例均未达到平均水平。此外，特朗普提名的人中没有非裔女性。

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五个月，国务院三位最资深的非裔职业官员和一位高层的拉丁裔职业官员要么突然被撤离，要么辞职，接替他们位置的候选人都是白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表现出色的少数族裔外交官未受邀参加国务卿的高层级会议，而且遭到降级，在竞争领导层职位和主要国家大使职位时也被无视。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基斯·哈珀（Keith Harper）说：“根据具体情况，多样性可能会提高说服的能力。”哈珀是第一位被任命为美国大使的印第安人。“归根到底，说服力是外交的一个关键方面。”曾担任驻柬埔寨和津巴布韦大使的查尔斯·雷（Charles Ray）说，在海外推动美国国内都不实施的政策有些虚伪。

此外，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的乌兹拉·泽雅（Uzra Zeya）表示：“由不同背景的男女组成的多样化团队，在制定对‘9·11’事件的多边反应、协助恐怖主义受害者、保护受困的人权维护者、防止流行病蔓延、改变民主国家间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泽雅表示，由于外交离不开人际交往，多样性对外交至关重要。不够多样化尤其是领导层不够多样化的外交使团会缩小驻外大使馆的交流范围，限制新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美国倡导人人平等、机会平等的形象相违背，并且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担任国务卿的一年间，蒂勒森承诺解决多样性问题，并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自己致力于提升国务院的多样性。但是，蒂勒森缩小国务院规模的行动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人被解雇和清洗，包括很多担任高级职位的少数族裔官员。

如今面对批评，美国国务院回应称，国务卿蓬佩奥非常重视多样性。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Heather Nauert）表示：“他非常重视国务院的人员配置，努力提高多样性，打造全球最好的外交使团。”

诺尔特还强调了“外交官进校园”计划。根据该计划，国务院派出 16 名高级外交官进入大学负责招聘。这些大学包括几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为西班牙裔服务的学校。诺尔特还提到了旨在招募更多样化的外交人员的奖学金计划，称这些计划自 1992 年以来将多样性提高了 27%。

《外交政策》网站分析称，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提名皮克林奖学金获得者德里克·霍根（Derek Hogan）担任美国驻摩尔多瓦大使，这项任命被视为多样性的胜利。但同时，它也凸显了国务院的问题。国务院有超过一千名皮克林奖学金或兰格尔奖学金获得者，而霍根是第一位成为大使的。（皮克林奖学金于 1992

年设立，兰格尔奖学金于 2002 年设立。)一名参与奖学金计划的官员表示，“人数可能再次变为零”。

一些前任和现任国务院官员表示，尽管国务院的多样性问题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存在，但若特朗普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吸纳人才的难度可能会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